

青燈夜雨憶前塵（一）

陳祖康

吹簫說劍欲成灰，七十年華悄悄來。
突感臨風惆悵處，河山萬里尚塵埃。
老來猶憶少年事，惆悵飄零未有期。
倘可揚塵千里去，揮刀西指敢遲疑。

七十述懷：陳祖康

從啓蒙到高等小學

我家是在福建西南部——沿九龍江邊的漳平縣城。我們陳家是於明末的時候，從距縣城七十里的永福遷來。曾祖父鑾旂公以節儉起家，晚年成爲這小縣城中的一個地主，同時納資捐了一個文林郎，而躋入士紳之流。祖父章閣公因得先人餘蔭，讀書補生員，並得了貢生。不過，他是一個道地的公子少爺，得了貢生以後，不求上進，只是在家裏養了一些閒漢，陪他抽鴉片、養馬、養鳥，以求享受，而只活到四十歲，便把一個家庭的責任留給我父親壽山公。我父親當家時，剛只有二十出頭，因而引起當地的訟棍流氓覬覦我家的財物——將一個垂死的乞丐，陳屍於我家，

使我父親吃上了人命官司，而花了數千兩銀子。於是，我父親的親友們，便勸我父親下帷攻讀，無論如何，要得到一個功名——方可以保護財產，我父親於廿八歲得了秀才，得了秀才以後，不要說沒有人敢欺負他，必要時，還可以欺負別人呢！父親以家庭關係，只好到此爲止，而種下培養下一代的決心。所以，對我們弟兄們的讀書，不惜任何代價，以期有成。這也可以說，我弟兄們深深受到先公的愛護。

辛亥年，我只有八歲，我大哥龔詒在漳平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，我父親乃請一飽學廩生陳步韓教書，在我們隔壁的書齋專教我們四兄弟。而陳老師的教法與普通塾師不同。先授我論語，同時開講——就是說讀一個字，解釋一個字的意義。先授論語，以其比較容易懂。大學中庸俟讀過孟子以後再讀。讀了一年，我便讀完了全部四書，並及詩經的國風一冊，另外，也讀完了當時政府所編發十本高小國文讀本十冊中的六冊。在中文方面，可以說已够應用了。翌年（民國元年），我父親乃修葺北門外的友仁書院，仍請陳老師

執教，學生除我及大哥龔詒、二哥祖詒外，並有一個附讀者。全部在書院住宿，飲食則自炊。

是年入學後，我已能閱讀三國演義及執筆爲文，並聽陳老師講授四書補註與綱鑑——，另進而讀完詩經、尚書、左傳、春秋、周禮、禮記等。但沒有讀易經，當時陳老師認爲易經過於深奧，而且屬於專門性質的，可以不讀。陳老師字寫得不好，所以沒有注意我們習字。因此中國字，到現在還是亂塗一氣，這是我生平的一大缺陷。到了民國二年，我大哥考進了福州法政專門學校，而陳老師因外出謀職乃轉隨一位劉岑仲老師攻讀，劉老師也是一位飽學廩生，我隨從習四書外，專讀古文而每十日寫一篇作文。後來，劉老師轉入漳平第一高小任教，而我與二哥祖詒也轉到高小編入了丁班。論理，我是沒有資格編入了丁班的，因爲校長與劉老師的兒子都紛紛插班，我亦沿例插班。

說到在高小讀書的情形，我年紀雖小，但我惹起的事情最多。縣立高小的校長是老廩生劉志和，此人平庸貪鄙，惟利是視。而丁班的學生，

都是縣中紳士的子弟，不大聽信老師，甚至看不起校長。因而班上分為兩派，我們沒有父兄在校內執教的有六個，可以說是學校的反對派，其他六個人則為校長的親戚子弟，及依附他們的，但論文論武，我們反對派都比他們強，常常打他們，一直到叫苦連天，校長絕不敢公然庇護他們，只好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自家知。說到學科，只講究中文一樣。其他也有音樂、體操、圖畫等，也只是聊備一格。我畫圖最笨，而性又急。上課時，竟把圖畫紙以橡皮擦成若干洞洞，也就交卷了。最可笑的，還是讀英文，一次讀一個字母，讀到S字，我們把口水噴乾了，還說不好；我建議，不再讀英文，大家一起贊同，老師也沒有辦法

，只好停止英文課。

民國四年春，我們應該畢業了。但校長劉志和與教師劉岑仲，擬將丁班延長一年，理由是說我們這一班的程度太差。其實，程度太差的僅是他們的兒子。於是我們大譁，先行罷課，並聲言請縣長親臨考試，程度太差的即使不能畢業而留級亦無不可。校長因受輿論所逼，乃請縣長親臨考試，縣長鄧炳為一名秀才，對教育甚注意，欣然同意。結果國文由縣長出題主考，並由他口試。丁班學生十六人，畢業了十二人，校長及教員的兒子亦同時畢業。有無內幕，我們也不計較，其實也無從計較。高等小學畢業了等於秀才，仍有鼓樂報喜，披紅掛彩拜客等節目。且可向祠堂領一份書租，與秀才同等。這些



本 文 作 者 陳 祖 康 先 生 近 影。

，我都不在乎，只關心秋天到鄰縣龍岩的省立第九中學去攻讀一事。我當然是同我二哥一道前去的。可是母親只許我二哥去而不許我去，因為我年紀太小。父親則認為再在家鄉補習一年，明年再去讀中學也是好的。我雖然極力反對，父母堅不答應，也無可奈何。剛好我啓蒙的陳老師，從外地回來，依舊設帳授課，我自

涕也隨他攻讀。經一年的攻讀，我獲益良多，可以說，我的中文基礎，在這一年中完成。當時，除了陳老師所授的課程外，我把我祖父及父親所存留在書齋內的

不少書籍，也逐一讀完。且因翻閱了唐詩三百首，而感到濃厚的興趣，因向陳老師請教了做詩的基本入門。如字音的平仄、押韻的方法等。我也做起詩來，不想，一開始便得到陳老師的欣賞，而備加鼓勵。因此，除作文外，做詩也成了常課。我記得，有一首清明感懷的七律，中有一聯為「香楮無情飛蛺蝶，蓬蒿有幸幸椒漿。」竟一時流傳到鄰近各縣而被稱為神童。

中 學 時 代 的 惡 作 劇

在龍岩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，當時頗負盛名。這個學校是由一個人艱難締造的，這個人就是校長魏夢雲。魏校長是一個窮廩生，但是在地方上的舉人貢生廩生秀才多數是他的及門弟子，在清朝末年，他與一些弟子曾經到福州去參加政府所舉辦的短期師範班，因而有資格興學。校舍由他自建，經費來源則向各方面樂捐，每份五十元。捐款者可由子弟來校讀書後，由學費扣回，扣完為止。因有各方面的大力贊助，至捐到數萬元，校舍有教室、寢室、自修室等，頗為完整。可容納五、六百學生，校長本人則專心一致於學校事務，難得離校一步。這種興學的精神，求之現在，亦不可多得。不過他的思想，自然是陳舊，除要學生努力讀書外，連玩足球都不許可。

我於民國五年秋進了第九中學，第一、二學期，我倒還是一個很規矩的學生，我以中文有根基，那些課程，也就一目了然，僅英文、數學要費點精神而已。第三學期後，我已成為老學生，沒有讀書，便由好學生變成壞學生，且進而搗亂鬧禍

。然而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，第一，老師們都是貢生秀才之流，不過到過師範班洗了一個禮，平時高不可攀，與學生的距離太遠。感情冷淡，只有教國語的奉天馬老師，與教體操的劉老師較與我們接近。第二，課程太過簡單，不能滿足我們對於知識的探求，每週僅寫一篇作文供老師欣賞而已。在這百無聊賴中，不得不另求發展，開始，購買許多的小說，如水滸傳、紅樓夢、說岳、甚至於最通俗的薛家將、楊家將等，都予以閱讀，至此，日以繼夜看小說，直到沒有小說可看。上課時間，又怎麼看小說呢？老師上課時，是點了名就開講，你聽不聽講，看不看書本，是一律不理的，所以我在上課時也照看不誤。就在那時候，在低一年級內，來了一個華僑學生，他喜歡踢足球，我受他影響，趣味就轉到踢足球方面。

大家先出錢到漳州去購皮球，在龍岩是無球可購的，球購到後，還要設法打破魏校長不許踢足球的規定。我們當時嚴重的向校長提出，教育部沒有不許學生踢足球的，你若禁止，我們便向教育部申請，當時體育老師向校長陳述此事不能禁止的理由，校長無可奈何的允許，而我便從閱讀小說而沉醉於踢足球了。另外，我又從吃的方面發展了，再進一步，又從打麻將發展了，魏校長是個大麻子，我們打麻將時，一拿到九筒就說校長來了。校長不時自己偷偷來抓我們打麻將，有一次他一到我們打麻將的地方，從外邊聽到校長來了（九筒），他以為給我們知道他來了，便悄悄的溜了。事後，他問一個教員，麻將牌爲什麼有校長，某教員告訴他是九筒，他始恍然大悟。

悟，而恨恨不已。當時，每一班有一個學監，負責管理這一班學生，自然而然的成爲一班學生的反抗對象。我們一班的學生的學監，爲了嚴格管理我們幾個最搗蛋的學生，將我們寢室安排在他寢室的樓上，因建築簡陋，樓上與樓下有一木板。於是，我又想了一個最缺德的辦法。我們寢室內，當時准許我們每一個牀下，放置一個夜壺。到夜深更靜時，我們把整個夜壺的尿故意倒翻，而流到學監的牀上，學監大發雷霆，前來質問，我們推說老風把夜壺弄翻了，我們又有什麼辦法。學監無可奈何，只有換一個寢室而退避我們了。校長本來很喜歡我，因我的搗蛋，由不喜歡而討厭，再而憎恨，但又沒有方法可以對付我，乃於學期考試時發動各老師，壓抑我的分數，這就是中國人傳統的私心表現，雖讀聖賢書的魏校長亦不能免。到民國七年寒假返家時，我因考試成績的不佳，受父親的斥責。我真是百無聊賴，在家鄉，我有一個玩伴陳寶丹，年紀比我大了五、六歲，他識字不多，但深慕三國演義中的張飛，以此，結交不少江湖朋友。他得到一個消息，謂孫本戎統率革命軍，現正進攻沙縣，我們何不從戎，參加革命。我怦然心動，及與中學高二班的同學葉達沂、陳錦文商量，獲得贊同。乃於八年春季赴龍岩途中，偕陳寶丹、葉達沂、陳錦文，轉道由永安赴沙縣，投入民軍詹復隆營，可是葉、陳兩位同學，一到前線，聽到槍聲，便恐慌萬分，竟先行退回，我與陳寶丹仍留前線，我任營書記。不久，父親派了三哥逼我回家，我無法抵抗，只好回家，仍回第九中學讀書。然而，從此後

，不僅讀書無興趣，且日夜沉溺於吟唱、打麻將。跟著來的，是佔領汀漳龍一帶的革命軍陳炯明，在漳州舉行春季運動會，第九中學當然派學生參加，我不是選手，仍偕同三、四位同學，私自赴漳州參加，運動會開完，仍舊返校，又受了校長一頓臭罵。

不久，五四運動爆發了，第九中學學生，發動抵制日貨運動，且組織檢查日貨學生隊等，我自然爲當中的積極份子，有一次，我們檢查若干魷魚，予以扣留，龍岩商會乃邀請學生隊會議，說明魷魚不是日本貨，以爲學生可以欺騙，要求發還。我氣憤之餘，乃將桌上油燈投向商會長，他未受傷，而我却滿手被玻璃割破而流了不少血。會議無結果，大家只好作鳥獸散。可是，如此一來，魏校長已無法控制學生，課室也無人上課了。魏校長乃下令，停止舉行學期考試而提前放假。我也只好回家。

被選送到法國留學

突然，平地一聲雷。漳平縣政府傳出了消息。謂：在漳州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，決在其防區內，每縣選送兩名學生赴法國留學，學費則由政府負擔一半，學生家庭也負擔一半。我聞知之餘，自然躍躍欲試。對此事，父親同意，母親則因我年輕而且赴法國留學，最少要七、八年才可回家，頗不贊成。與父親意見相左。我只有竭力說服母親，母親後來鬆了口，說是要問過菩薩才行。我靈機一動，贊同母親的意見，便立即自告奮勇，手持紙燭，到城郊最靈的大帝爺，去拿到一

紙最好的籤。攜回由我二叔講解，二叔認為是上上之籤，母親不識字，自然聽信我二叔的話，赴法留學，於焉決定。

赴法的第一站，我們先到漳州向粵軍總司令報到。到達時由鄧鏗接見後，再與陳炯明見面。陳出見我們時，身穿白布中國短衣褲，足蹩拖鞋，兩眼斜視，但有神。陳炯明告訴我們，現在等候各地留學生到齊了，再赴香港，要我們等候他的通知。另則諄諄囑咐，到法國不要讀文科法科，要讀理科工科以求富國強兵。但無一語提及民主主義。我們祇曉得學業完成後，參加革命，其他也就不管了。在漳州等候了一段時候，我們才知道，此次陳炯明選送留法半公費生，係受李石曾、吳稚暉、張靜江諸人提倡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影響，孫中山先生亦贊同。

陳炯明將辦理留法學生的一切事務都交由漳州籍國會議員林者仁（此人曾來台，若干年前死於嘉義）辦理。林者仁也是一個有傳統自私的中國人，他有一妹一姪及幾個門生與我們同赴法。在由廈門赴香港時，我們坐上海輪，與林有關的人都坐官輪，而其餘的人都被拋在統艙內。我們初次坐海船，嘔吐不堪，受盡了煎熬。到香港後，預計因準備服裝及出國手續等，必須有一個多月耽擱。主辦留法事務者，乃改由粵軍總參議黃強辦理，而林者仁則仍協助，因為林為國會議員，自然為非常國會中的一員。為節省費用，乃由黃強領我們轉到廣州在其增歲工藝所內住宿，在廣州候至十一月初，乃再由香港乘法國郵船赴法。同船者有百餘人（除福建學生外都是勤工儉學

生，以湖南及四川省最多）。而由張繼負責率領。一到船內，我們被放在四等艙，實則法國郵船並無所謂四等艙，而是在歐洲第一次大戰時，法國郵船公司，在其部份貨艙內，臨時以木板隔成若干床位，供運兵之用。可是我們有兩種優待，我們是在三等艙的廳內吃飯，我們可以到一等艙的甲板上散步。在我們所住的四等艙內，因地方少而人多，空氣當然不夠，而艙內亦相當污穢。

船到西貢時，我們福建籍學生莊與坤竟死在艙內。他生來身體薄弱，上船後，終日躲在四等艙內，散步都不出來，種種原因，湊成他的死亡。莊與坤死，當然要辦善後，好在西貢的福建華僑甚多，而郵船在西貢有三日耽擱，福建華僑一聞此消息，均自動前來，因而莊與坤的善後一切，辦理得甚為得體。同時，福建華僑亦開會招待福建籍學生，張繼亦被參加，在開會當中，因那時華僑都不懂國語，我只好充一個臨時翻譯。

從西貢開船後，我因莊與坤之死，而有所不安，整日都在甲板上，到了夜半，才到艙內去睡。我想，這不是辦法，乃與林有壬（曾任國民大會代表最近才逝世）合租了一個安南水手的房間——上下兩床，而脫離了四等艙的苦況。船行約一個月，由印度洋而紅海而蘇彝士運河，一路風平浪靜。一入地中海後，時值隆冬，風浪甚大，我已習慣船上的生活，亦無所苦。船到馬塞港，大雪紛飛（此為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雪）。而由華法教育會派來接我們的向迪瓊，除將兩位女性送到旅館外，其餘全體學生都被送到華工營住宿，營內什麼都沒有，只有木板釘成的床架，每床僅一

條毛氈。夜冷不能成眠，乃與黃如虎不停的走動，以至天亮，俟至天一亮，我們便上由馬賽到巴黎火車，天黑到巴黎走下火車站時，由華法教育會分送我們到旅館，看到巴黎的燈火輝煌，高樓林立，有點瞠目結舌而不知所措。我以一個鄉下的小孩子，忽然置身夜巴黎城中，簡直不止劉姥姥進大觀園而已。

我到旅館與黃英麟被安排在同一房間，房間有一個大床，可是我們不曉得如何睡覺。床上只有一張氈子由白布裹就。我們找不到棉被，又不敢問，與黃英麟商量許久，只好兩個同睡在席夢絲底下。翌晨，被帶至華法教育會，該會設在巴黎——聖日曼鐵路中間的一個鄉村。華法教育會是準備以李石曾豆腐公司的豆腐來招待我們的，我們以為可以飽餐一頓，想不到由晨間等至下午二時許，始看見豆腐來，而所謂豆腐者，只是一塊塊的三角形豆腐干，加上一些醬油而已。當日下午，華法教育會將我們全體（福建籍學生）送至聖日耳曼中學（College de St Germain），到此，我們的旅程已告全部結束，而步入定居讀書的階段。

法蘭西的補習之家

聖日曼是在巴黎郊區的一個小山上，巴黎到聖日曼有一支線鐵路，聖日曼風景甚佳，有法國的皇宮，第一次歐洲大戰後，協約國與奧國即在此皇宮內簽訂和約。另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公園，由聖日曼公園內，於天氣晴朗時，可俯瞰巴黎。聖日曼中學為我們中國學生開一特別班，專教



民國十年冬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敬恆（稚暉）向學生講話時留影。

法文。我們全體學生，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懂法文，我在第九中學時，習到一點英文，已是個中的翹楚了。全班由一個名叫巴斯（Bos）的法國老師主持。好在我們每一個都有一本華法字典，還可勉強應付。到聖日曼中學幾個月後，我在福建中學的同班同學賴惟勛及馮作舟也來到了法國。與賴、馮同船的有一個江西同學熊雄，他時已三十多歲，曾任過李烈鈞的參謀，他從賴惟勛處看到了我的詩，便自動寫信給我表示欽佩，願與我作永久朋友。而賴、馮兩位不久也來到了聖日曼。是年暑假，我感覺到和許多中國學生在一起補習法文，是很難進步的，乃與賴、馮二位商量決定離開聖日曼中學，到離開聖日曼二站火車的維濟納（Ve stnet）地方，覓到一個「補習之家」。法國的補習之家通常是由一個退休教員，租一棟房屋，供住宿，每月收若干費用，專供外國人補習法文。沒有固定的課程，而由主持人一日數次與外國學生會談。最注重的是會談。在補習之家，住了幾個月，我們獲益不多，不過，我們倒常常去巴黎觀光名勝，如羅馬浮宮、鐵塔、盧森堡公園、塞納河邊都在這時瞻仰過。同時，我們經常與陳炯明通訊，報告到法後各種情形。我們的通訊常被登載在漳州出版的閩星雜誌。閩星雜誌是陳秋霞主編的。另外，在此時期有一個有關我一生政治生命的事情。熊雄來信，要我

參加中國留學生在法國所創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，發起人爲趙世英、周恩來等。（趙世英後與李大釗被北政府在俄使館捕獲，槍斃於北京。）我當時是無可無不可，因為我是贊成自由平等，也就是我腦中所謂革命。參加後，竟無實際工作，除了繳納些小費用而外。因為我一心只要讀書，革命是安排在學業成功以後。在補習之家過了幾個月，我因急於讀好法文，認爲照那樣情形，三個人在一起，一天到晚講中國話，法文無法進步，必須到一個沒有中國人的環境內，才能收效，乃決心向賴馮兩位建議，三人分開，各自攻讀法文。我乃到華法教育會去查詢，獲悉在法國中部有一個小城名叫聖梅桑，過去有中國學生到過聖梅桑中學讀書，校長對中國人的印象甚佳，現在却沒有一個中國學生，我請華法教育會致函聖梅桑中學校長貝諾嘉介紹，貝諾嘉回函表示歡迎，我遂一個人逕赴聖梅桑中學。

法蘭西的教育制度

在聖梅桑中學，我前後住了兩年餘，我那時除了補習法文，及攻讀理化外，沒有一點其他念頭。但在這裏，我要先詳細說明法國的教育制度。法國學校除極少數由教會設立外，無其他私立學校。法國全國分爲十七個大學區，每區設立一個完整的大學，大學校長兼理行政，所以法國大學校長，同時也是教育廳長。因法國的政制只有省市二級，省長由政府派任，市長則由人民選舉，可是市的大小相差甚鉅，如巴黎是一個市，但是有的市只有數百人口，而普通每市均設有一

個中學（除人口太少者外），人口多的則設立多個。法國的正統教育亦分爲二級，中學與大學。中學則由第九班讀至第一班而至於特別班。大概，七八九三班等於我們的小學，四五六三班等於我們的國中，一二三班等於我們的高中。但在中學內，學生可以自由跳班，學校不加限制。因爲法國的考試制度，最爲澈底。學校不舉行考試，僅由每個教員，自行舉行臨時測驗而已。每年的七月十日，各大學區舉行會考，凡在中學讀到第一班的學生都可應考，考試及格後，算通過了中學教育的第一關，然後再專修一年，專修班分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二類。讀過一年專修班後，再應一次考試，考試及格，等於完成了中學教育，由政府授學士學位，任何人持此學士證書，可到任何大學報名攻讀。法國的大學生是完全自由的，大學不僅不供膳宿，甚至學生上課不上課也不過問。法國大學自然分院分系，每系有若干科，學生讀那一系，只要在那一系內應考三科，三科都及格，就可以獲得碩士學位。法國大學考試均於每年七月、十月舉行。學生只要能過了三關，讀一年大學也可以，若不能過三關，讀二十年也是一樣。這裏要附帶說明，法國十七個大學區，設有十七個龐大的圖書館，設備完善，所以貧窮的大學生用不著花錢買書。另則學生得了碩士學位後，政府不負責解決職業問題。但是有一個例外，學生如果想當中學教員，政府一定要負責派任。還有不少學生，因經濟關係，儘管做事，只要到會考時，能考上照樣可以得到碩士學位。從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到法國教育制度，對有天才的學

生，不加限制，使其確實可以發揮所長，不僅是在中學可以跳班，在大學，一年內也可獲得碩士學位。不過，普通的好學生，能三年獲得碩士學位，算是不錯的了。因爲法國人特別注重理論，無論中學也好，大學也好，其課程程度，都高過任何西方國家。一個大學生獲得了碩士學位以後，如果要進修博士，還要多參加一次考試，得了第四張證書後，方可報名攻讀博士，大學當局乃指定學生跟隨一位教授進修博士學位，一直到學生進修到有發明的東西，提出具體發明，才可獲得博士。絕對不講年限，不同美國的博士，多少年可以得到，或做一篇論文就可以得到。當年同去留法的福建同學，只有賴惟勳（現在台）得化學博士，林毓英（死在比利時皇家醫院）得到醫學博士（讀醫學不修到博士，不能行醫）。法國的正統教育既如上所述，那麼貧民的子弟不能讀到大學的怎麼辦？這裏，法國另設有一個高級小學，等於我們的職業學校，學生經過會考及格後，由政府授予技士證書，有此證書可以充任工頭、管理員等職務。

說明了法國的教育制度以後，我現在再略述我在聖梅桑中學的補習情形。我在聖梅桑中學補習是不依常軌的，讀法文則在七八九班與法國小孩同班，數理化則由六班讀至專修班，隨時調換，由於勤讀的結果，除了法文以外，我在數理化方面的成績，已趕上專修班的學生。我在聖梅桑中學讀書的兩年內，也來了幾個中國學生，一個是福建同學賴俊，不數月即離去，離去後便未再相遇。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、陳喬年也來了

半年。他們每日都在看中國書及寫作，並介紹我看克魯泡特金傳（無政府主義創始者）及其所著的「麵包的掠取」一書。我略爲瀏覽，便置之高閣，不感興趣。我一心一意想在進修我的學業。後來，才曉得，他們跟陳獨秀一樣，信仰無政府主義。一直到陳獨秀轉變而信仰共產主義，他們才跟着加入中國共產黨，並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中，成爲重要的人物。在聖梅桑的最後半年，我也請來賴惟勳及馮作舟，以決定第二階段的讀書問題。經我與他們商量的結果，我認爲他們數學不佳，只能讀化學部門。於是賴惟勳決心讀化學，馮作舟決心讀染織。

民國十一年暑假，我在報上看到法國朗得城，一個新設立的西方工學院的招生廣告。西方工學院是一個專科學校，法國的專科學校是專門培養工程師的，入學必經考試，而理論程度是高過大學，理由是考入專科學校以後，理論的課程要盡量縮減，而實用的課程佔了大部份。我乃偕賴馮二位先赴朗得城——我考進了西方工學院以後，賴惟勳赴里昂的中法大學，馮作舟則赴法國東部的厄炳納，各自分道揚鑣了。

里昂中法大學實況

這裏附帶談一談里昂的中法大學情形。里昂市長愛友對中國有感情，由李石曾等向其情商，乃撥一個廢棄的砲台作爲中國留學生的宿舍，而美其名爲中法大學，中國留學生住宿其中，而功課則分至附近各學校研讀。中法大學校長爲吳敬恆（稚暉）先生，吳敬恆先生民國十年冬在里昂

中外雜誌社代售華欣叢書

郵政劃撥：14044號中外雜誌社

大眾傳播學理	鄭貞銘 著	80元
語意學	戴華山 著	精裝110元 平裝80元
實用新聞採訪學	歐陽醇 著	80元
勞工問題	丁幼泉 著	150元
電影藝術概論	哈公 著	80元
新家政學	葉霍翟等著	120元
電視原理實用	陸錦成 著	印刷中
廣告實例研究	顏伯勤 著	50元
K先生去釣魚	彭歌 著	22元
狼烟(上、下冊)	司馬中原 著	160元
嘉言彙編	趙聚鈺 編註	40元
白宮犬聞	鈕先鍾 譯	50元
又來的時候	逢耀東 等著	30元
萬年長青	董顯光 譯	精裝80元 平裝50元
雲山萬里	高希均 等著	35元
大學大學	徐鍾佩 等著	40元
青青季	宋晶宜 著	35元
奮鬥的人生	白朮 譯	45元
忘憂草	疏影 著	35元
依蓮集	方瑀 著	30元
祝禱	廖峯香 著	40元
天地悠悠	葉蘋 著	45元
慈湖集		精裝70元 平裝42元
鈕先銘小說集	鈕先銘 著	50元

中法大學講話時，筆者曾是聽眾之一，歲月匆匆，迄今已五十五年了。但中法大學實際負責人為祕書長曾仲鳴，曾仲鳴乃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方聲洞之妻曾醒的幼弟。曾醒逃亡至法國時，即帶曾仲鳴同往，曾仲鳴到法國時，只有八歲，所受的是法國教育，法文甚佳，而中文則不甚了了。他將杜甫李白的詩，翻譯了一部份，作為文學博士的發明，法國人因從未看過，故認定是一次發明，而給予了文學博士。

我考進了西方工學院以後，我的生活便安定下來。而只有更加的勤讀，勤讀的結果，使我的數學成績出人頭地。院長巴爾森對數學有偏好，特別對我有好感，鼓勵我到烏靈大學去參加碩士考試。我因盛意難却，便寫信給福建第九中學魏校長處，要一張中學證書（其實，我在第九中學只讀了三年）。想不到，魏校長居然給了我一張中學畢業證書，乃交由巴爾森院長向烏靈大學報名。報名手續完成，只有往烏靈去考試了。我在學院的同班同學，共有十二人，其中有俄國人，有英國人，當然是法國人佔大多數。以我在班內的成績優良，受同學們的尊敬，而樂與我交遊。並且打破他們過去看不起中國人的傳統。十二年七

月，我赴烏靈大學參加考試「數學通論」科及格，十月參加考試「高級微積分」科及格，一年而二科考試及格，甚是不常見到的，巴爾森院長引為該院的光榮，而向各界大事宣傳，因而中國人的數學天才，竟名聞遐邇了。十三年七月，我參加考試「力學區論」科及格，在一年半時間內，我又得到碩士學位，而我在西方工學院的課程，祇完成了二年。其實，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，因為西方工學院的程度，實際上超過大學，只要專心用功，是可以得到這個結果的。

(未完)